



思想者自述文丛



多面型、著译等身的人文学者柳鸣九
对自己一生进行全景式扫描和剖白

回顾自省录——柳鸣九自述

全面展示了先生作为中国当代文化名家的学术历程与内心独白

中国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自序

我的确做过一些事,有了一些学术文化劳绩与社会影响,溢美之词也听了不少,现在轮到我自己来说自己,自己来剖析自己,自己来评论自己,我该怎么办?

综观中外古今的先例与世态,办法显然不止一个。

最通常的做法是:固本守成。既已有所作为,功成名就,最明智的做法是,正襟危坐,不动声色,谨言慎行,不苟言笑。切忌言多必失,敏感的问题一定绕开,有暗礁的险处一定远离,明面的事情讲得周到圆满,风言风语的事情讳莫如深。总而言之,严谨严谨再严谨。在表述自己、倾诉自己、袒露自己上,保持着高度的理性与自制力,已有作为业绩,何需多言,固本守成足矣,以求善始善终,功德圆满。这是一种无可厚非、本分而正派的常规做法,屡见不鲜。

之二,树碑立传。高奏凯歌,扩大声势,乘胜而为,在已有的作为上,趁势扩充成果。先夯实基础,把不完善的地方修饰修饰,把尴尬的地方掩盖掩盖,把说得过去尚有可取的地方增色添彩,把见不得人的地方涂抹涂抹,把光彩的地方增色增色,形象得完善,高度得上调,成果劳绩的名单得扩充增添,内涵得加重,意蕴得深化,影响得扩大。总而言之,放大成就,拔高身姿,美化形象,粉饰缺陷,以高、大、全的形象示人,以求对世人有典范教育作用,令人膜拜,甚至流芳百世。

此外,还有一种更加非常规的做法。简而言之,就是报告文学的客观叙述与小说的艺术虚构相结合的办法,补全、增彩、修饰、扩充、想象虚构、艺术构思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这种方式,一般是做不出来也不敢做的,只有特别胆大包天的勇者,才敢于这么做,而且无一不是为了一个大企图,为了一个大目标,为了一个大用场。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如实说来,直抒胸臆。这是一种最正常、最合理、最

令人信服的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最不容易做到的方式……如果要举出什么范例的话,我想卢梭的《忏悔录》与萨特的《文字生涯》应该算得上。

.....

所有这些办法,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有各自的需要,各自的理由,本来,每个人愿不愿意谈自己,如何谈自己,谈什么不谈什么,这本身就是他的自由,是他的自我选择,甚至可说是他的天赋人权,至于真实度、由衷度,意义与价值,作用与影响,那就只能任他人评说了。

我怎么做呢?报告文学的实述与小说人物虚构塑造相结合的那种奇特的方法,我当然是不会沾边的,且不说不屑于、耻不耻于这样做,至少是根本就没有这种需要,没有这种自我美化、自我理想化的需要,因为,我既无任何大企图、也无任何大计划。

树碑立传的办法,我也敬而远之。我是深知自己的斤两,自知绝非一块值得树碑立传的料;而且,即使自我膨胀,敢放开胆子去做,也不可能达到“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境界,更不用说“流芳百世”了。我们这个行当就是在文化之桥上干点搬运活,即使是“功成名就”,其影响期不过多则十几年、几十年,如果竟然企图树碑立传,岂不流于笑话?

我也决定不采取固本守成的办法,因为,要细心地包裹自己,周密地层层设防,做起来挺费劲、挺累的。我有些偷懒,不愿意费这样的工夫,而且就年龄来说,已身临墓外,似乎也没这个必要了。

想来想去,对我来说,最适合的办法,那就是忠于历史、忠于事实、忠于自我,如实道来,直抒胸臆,这样做,省事省力省心,而且有一次自我袒露、自我倾诉、自我宣泄的难得机会,积淀了这么多年,郁结了这么多年,能有一次释放,岂不是一件痛快的事,甚至也可说是一件幸事。古代治洪有夏禹疏导之策,医术治郁结有舒解之方,安慰悲伤之人有“哭吧,哭出来就好了”的开导语,自我倾诉、自我宣泄,说不定倒有益于健康,有助于延长寿命,何乐不为?

我之所以这样想、这样做,也多少与我的彻悟意识有关。关于彻悟意识,古今中外的先贤,均有不少高论,《红楼梦》中的色空说与《好了歌》,就是中国彻悟意识的形象表述,曾经影响了马尔罗、萨特、加缪的帕斯卡尔关于人的命定性哲理,则是法兰西彻悟意识哲理体系的一个源头。“彻悟意识”,其实是我自己的一种理解,甚至可以说是我生造出来的一个术语。我所理解的彻悟意识,说得俗一点,就是看透了、看穿了、想通了。我在书斋生活中,拾得先贤的牙慧,多少还认识到了个体人是脆弱的、个体人是速朽的,个体人的很多努力,往往都是徒劳的,如西西弗推石上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既看不到开

头、也看不到结尾,永无穷尽、永无终结的时序中,个体人是渺小到了不能再渺小的程度,就像一根速朽的芦苇。历史上那么多实在而辉煌的事物,从华丽的宫殿到“笏满床”“歌舞场”“金满箱”“银满箱”,到头来都已经烟消灰灭;历史上那么多典籍都已经尘封泯没,何况是自述文字中故作姿态、做作装扮、添彩美化、虚张声势,最后不过是白费力气,还不如顺乎自然、求真求实。本来活得实在、活得真实,才是整个人生的真谛,何况写作,特别是写自己乎?这该是有为者的胸襟与风度,这样做,何尝不又是一种作为?

基于以上理解,我在自述中要求自己诚实面对自我、面对世人,讲实话、讲真话、直抒胸臆、如实叙说。关于自己写自己的文字,我钦佩、仰慕两本书,一是卢梭的《忏悔录》,二是萨特的《文字生涯》,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写得真,不掩盖自己的缺陷与毛病,做到了有疾不因自我讳。我曾不止一次为这两本书唱过赞歌,今天轮到我来写自己,岂能说一套做一套乎?

这便是我写《回顾自省录》的基本立场。

当然,我们任何一个人,讲任何话,特别是要形之于白纸黑字的话,面对人群与社会的话,不能不受到时代、社会、人群以及制度规范、人际关系、道义责任等各方面的制约,哪些事能讲,哪些事不能讲,如何讲,讲到什么程度,都大有讲究、大有忌讳。因此,有些话题能不能碰尚需“与时俱进”,以待时日。要绝对地讲实话、讲绝对的实话是很不容易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讲真话、讲实话,在很多时候并不决定于讲话的人,而决定于客观的条件、规范、人际关系以及道德标准。不言而喻,我这本书作为自述自省,不能说是完全的,也不能说是彻底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至少可以说清楚我是怎么一个人,我是芸芸众生中怎么一个凡夫俗子,我的一些事情是怎么做出的。我并不想藏在严肃理论与学术术语所织成的意识形态厚厚帷幕的后面;我并不想在富有诗意的文化面纱之后若隐若现;我也不想在我那些人文书架的左右,借文化的光彩照亮我自己;我也不想穿着或闪闪发亮或高雅美观的外衣,呈现为一个光亮的形象。我想,我也只应该如罗丹的思想者那样,没有遮掩、没有装点、赤着膊臂面世。这是思想者的本性,也是思想者的软肋,这是思想者的命定,也是思想者的使命。在这本书里,我正就是着力于讲清楚两件事:我不过是这么一个凡夫俗子式的人;我所做的事,不过是如此这般做出来的。

2016年4月30日

目 录

第一编 似水流年前半生

一、儿时两奇遇	009
二、耒阳偏安时期的童年	012
三、民族灾难中的逃亡经历	015
四、抗战时期在重庆	017
五、开始有了高起点的中学教育	022
六、从广益到求精	025
七、难忘的省立一中三年	028
八、塑造成型的北大四年	033
九、从起步到露脸	041
十、初露身手一作为	051
十一、浩劫前后的我	058

第二编 有所作为浩劫后

一、我的主课作业	
——三卷本《法国文学史》与两卷本《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	
	075

二、我的揭竿而起与“三箭齐发”	
——乘着 1978 年这股东风	087
三、我把萨特堂而皇之引进社会主义中国	
——围绕《萨特研究》的记忆	109
四、为了一个人文书架	
——我的主编生涯	119
五、会长交椅上的十年	139

第三编 八十岁回顾自省

一、生平第一次“生日意识”	179
二、小西西弗推石上山	187
三、学林中的“矮个子”	201
四、我劳作故我在	211
五、横看成岭侧成峰	220
1. 谦恭的文化搬运工	220
2. 坎坷道上的行者	223
3. 自觉自为的布衣	234
4. “欧化”的“土人”	258
5. 凡夫俗子式的人	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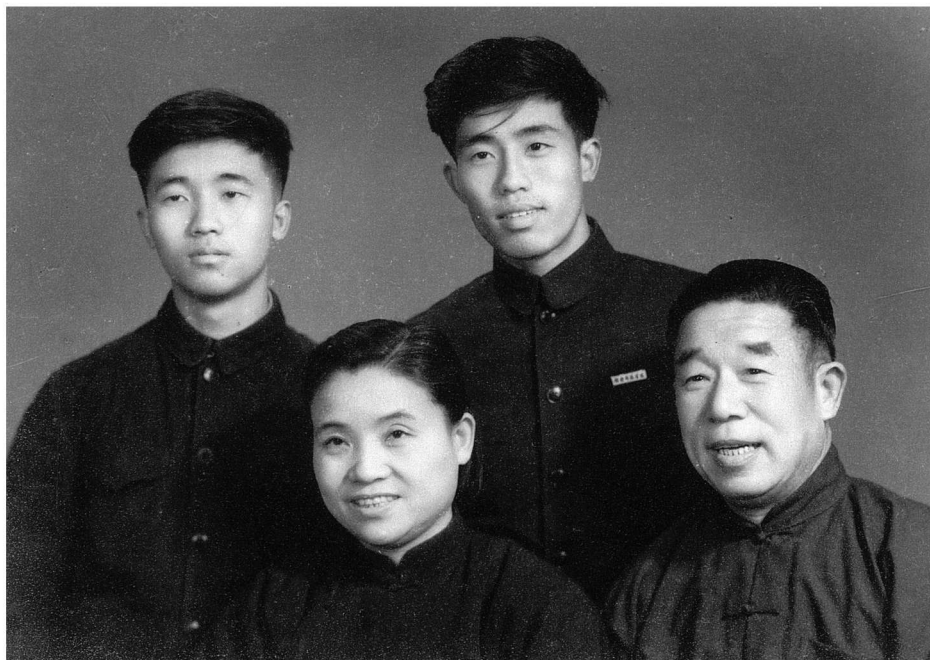
附录 访谈、著译目录

柳鸣九访谈摘编	295
柳鸣九主要著作	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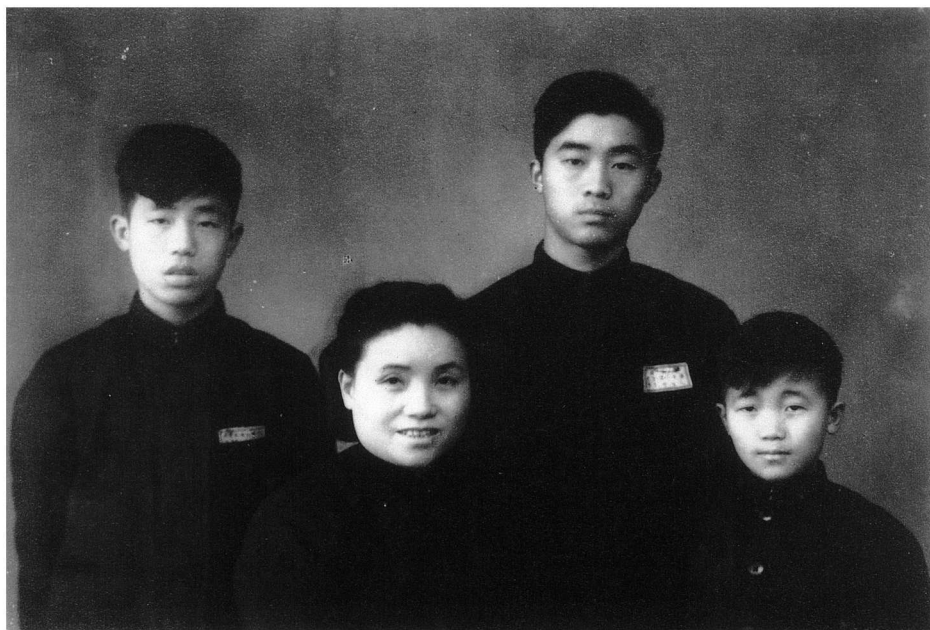
第一编

似水流年前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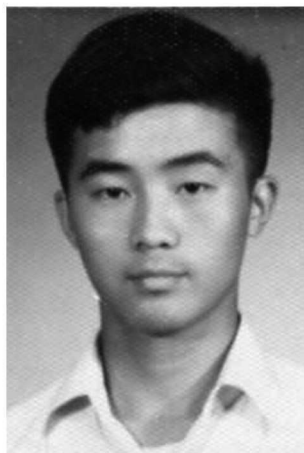




父母亲与两个弟弟



中学时期的我(后排右)与母亲和两个弟弟



高中时代



在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期间



在北京大学期间



20 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国立艺术博物馆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巴黎雨果故居前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巴黎萨特墓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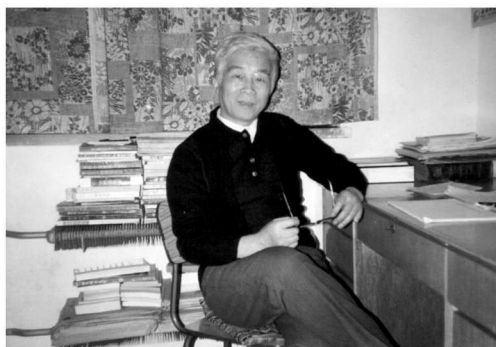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巴黎巴尔扎克墓前



20 世纪 80 年代初,《萨特研究》一书被批判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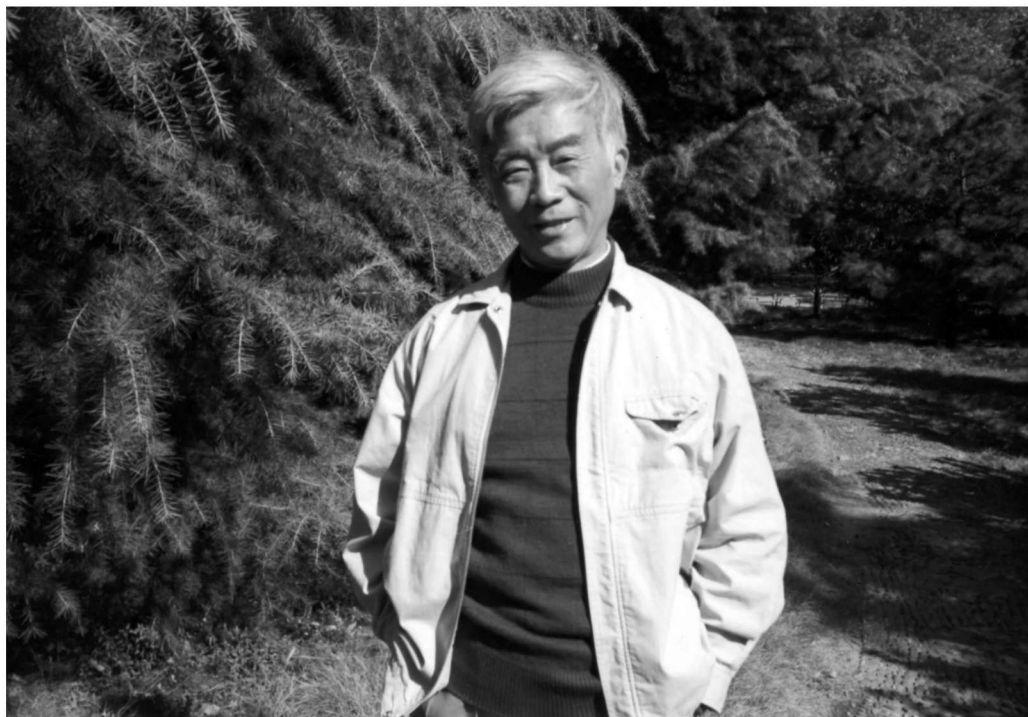
20 世纪 80 年代,与儿子柳潋非



20 世纪 90 年代,在陋室中



2014 年,在一次典礼上致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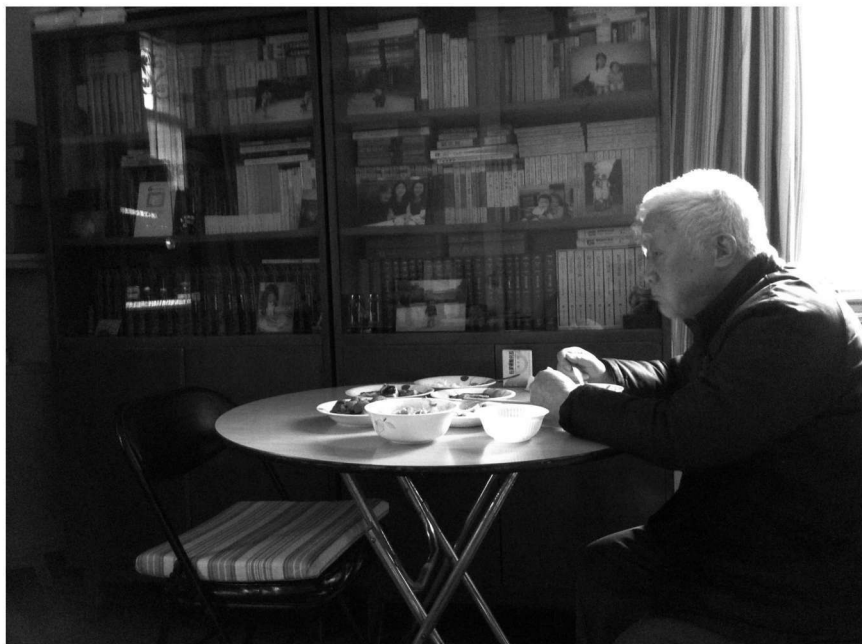
20 世纪 90 年代,在绿丛中



与已经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小孙女晶晶



与两个小孙女:一村(中)和晶晶



2014年3月18日,在家过八十岁生日



2015年9月5日,在《柳鸣九文集》(十五卷)北京首发式暨学术座谈会上致答词

一、儿时两奇遇

1934年农历二月初四生于南京,净重九斤,故从小被父母称为九斤子。小时候,家里的亲戚朋友都以此名称呼,甚至成年以后,老辈亲戚仍沿用不改。

总得有个正式的大名吧,父母亲没有文化,但敬畏文化、仰慕文化,特请隔壁邻居、一位有文化的老先生,给我正式取了一个大名,老先生根据净重九斤的来由,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取名为“柳鸣九”。此名甚为张扬,大有“个人英雄主义”气味,而此人一生颇有点好名,不止一次公开发表“君子好名,取之有道”的谬论,大概与这个名字的命定性有关。

诞生前后,父亲乃一打工仔,家境贫寒,小儿九斤子也不叫父母省心,据母亲回忆,九斤子不止一次抽风,“全身痉挛、眼睛发直,吓死人啰”!九斤之重的先天体质,为何有此惊风,实在难考,大概是因为在家请私家产婆接生,卫生条件不佳,而得了脐带风所致?

幼小婴儿,一片混沌。身体健壮不说,干干净净的小样,甚得邻居的喜爱,但这小子在幼年就有令人惊心动魄的时候,一天,母亲掀开摇篮的被子,发现这小子身边竟然躺着一条大蛇。古城南京的老屋有蛇并不奇怪,大概因为老屋的蛇都是无毒蛇,故未对这小子造成伤害,但此人生平最怕蛇,而且此人胆小成性,也许是在摇篮里已经被蛇吓破了胆了。

童年无传奇,我唯一的“传奇”,是这样一段经历:据母亲不止一次讲述,我三岁的时候,在大门口跟几个小孩一道玩耍,我的一个舅妈在家里听到大门口有一个邻家的幼童高声喊道:“九斤子,你得快点回来啊,我们还等着你玩哦。”及至我的母亲得悉此事,赶

到大门口一看,九斤子已不见踪影,邻居家的幼童说:“一个不认识的叔叔把他带走了。”于是,家里人急成一团,纷纷出动寻找。

被带到了什么地方?我只模模糊糊记得他把我带到了个寂静的深巷,找了一家门庐,把我身上那件崭新的毛衣脱下来,他拿了毛衣就扬长而去。原来他目的有限,只看上这件毛衣。比起当今中国的儿童贩子,这位“叔叔”的“职业道德水平”稍高,走的时候,还往我手里塞了一个橘子。

我是怎么哭着离开那个门庐、走出那个深巷的,完全记不得了,记得的是我终于走到了一条街上,那条街正在修路,大块大块的街石都已翻转了过来。我又是怎样走过这一段街道的,也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手里拿着橘子,在街上哭着,小店里面的老板坐在门口,好奇地瞧着我,没有一个人搭理。我感到恐惧,我只想见到亲人。没有办法,我只有哭。最后怎么跌跌撞撞终于走到了我家的大门口,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反正没有人帮助,用长沙人的话来说,就是靠我的“狗屎运”(即莫名其妙的好运),终于摸到了自己的家门口。

这就是我生平唯一一次《奥德赛》式的经历,据家人后来的考证,正在修路的那条街离我们家约有两站路,靠什么摸回去的,显然不是靠神明保佑,也非得好心人相助,看来就是碰上了“狗戴帽子”的运气,的确是走了“狗屎运”。

此事对我影响甚深远,我有了儿子,他在幼年和童年时期,我就采取了种种措施,防止他丢失,有的措施其小心翼翼的程度甚为可笑……有了小孙女,又采取种种可笑的措施,防止小孙女丢失……

这大概是我三岁的事。一直到五六岁,我都没有完整的记忆,只记得有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大弟弟柳仲九住在乡下,寒夜青灯,颇为凄凉。有时则母子三人住在小船上,在河畔过夜,只有小船的咿呀声、小船颠簸的头晕感。有一次因为生病必须到长沙去看医生,经过长沙的一些街道,只见一片焦土,房舍都已烧掉,有些地方还在冒烟,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抗战时期有名的长沙会战,是当时湖南的地方长官、军政首脑薛岳的焦土抗战,他三次火烧长沙,我所看到的是哪一次,那就不可考了。

我大概是从1940年进小学开始,总算有了比较成串成片的记忆,那时我们全家和外婆及我两三个舅舅的家已经安置到了湖南省中部一个名叫耒阳的小县城里,长沙已经被日本鬼子占了,湖南省政府迁到了耒阳。父亲把他的妻小也安顿在耒阳,和我外婆、舅舅

一家居住在一起。父亲和母亲挺能干的,居然经过几年的奔波,到耒阳后不久又生了一个小弟弟,从此,就是一个五口之家了。这个小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官至湖南省建委副主任的柳志九。关于他,且顺便补充两句,在任期间,他很有政绩,且两袖清风,是个好官,可惜五十多岁就因血脂过高,患心脑血管病而英年早逝,在讲究美食文化的湖南当官,官场吃喝成风,他的身体成了受害对象。